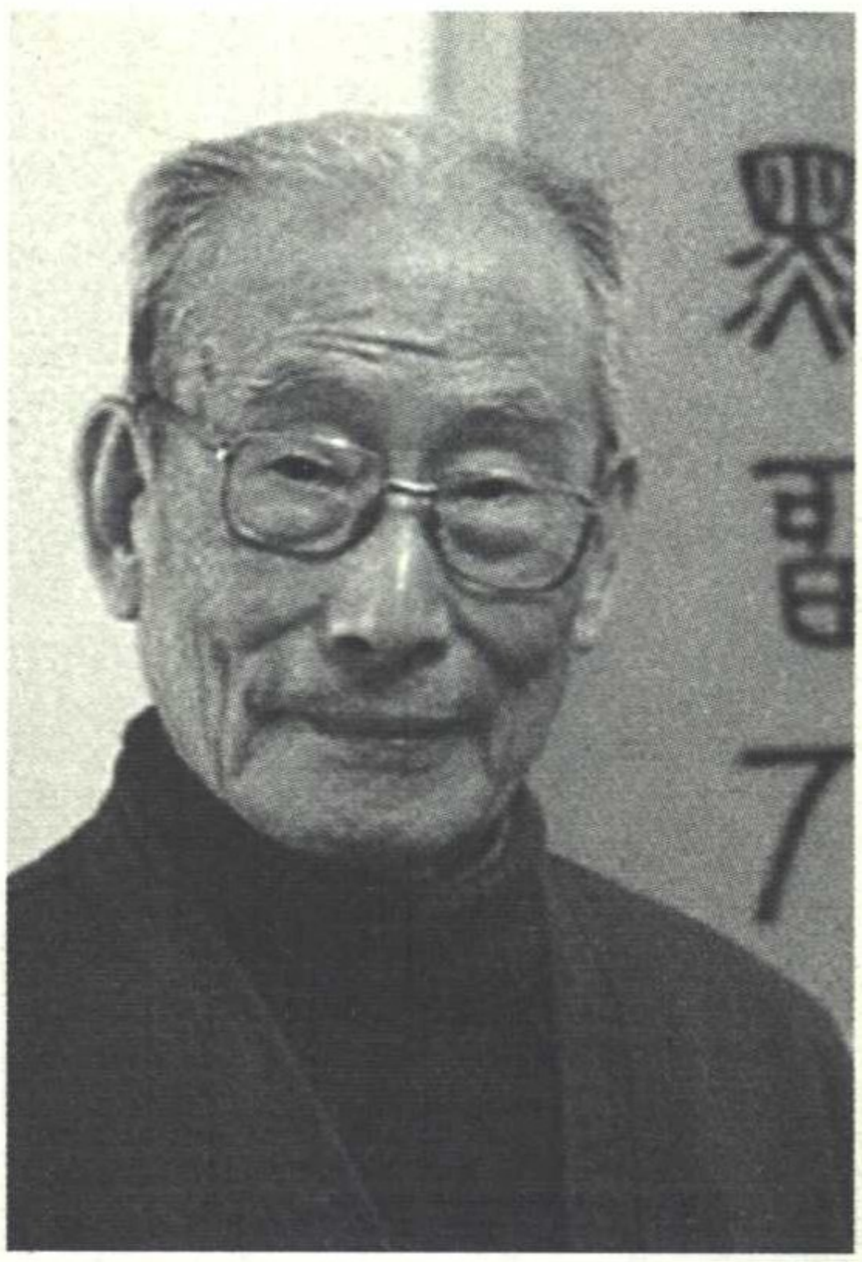
学海钩沉丛书 第二辑



剑南忆旧

——汤炳正自述

- □ 失落的童心
- □ 忆太炎先生
- □ 海岳烟尘记
- □ 教学琐忆
- □ 万里桥畔养疴记
- □ 无名书屋话沧桑
- □ 治学曝言
- □ 自述治学之甘苦

山西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汤炳正自述

南剑忆旧

学海钩沉丛书·

主编 敏泽
副主编 崔元和

·山西人民出版社·

China

责　　编：秦继华
助理责编：傅晓红
复　　审：蒙莉莉
终　　审：张彦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南忆旧：汤炳正自述/汤炳正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9
（学海钩沉丛书）
ISBN 7-203-04064-X

Ⅰ.剑…　Ⅱ.汤…　Ⅲ.①汤炳正-学术思想②汤炳正-回忆录　Ⅳ.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414 号

学海钩沉丛书
剑南忆旧——汤炳正自述
汤炳正　著

出版发行：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建设南路 15 号）
印刷：山西人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字数：166 千字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书号：ISBN 7-203-04064-X/G·1752
定价：9.80 元

China

丛书序言

敖　萍

一代有一代之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学人。

在这个沧桑巨变的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回首既往，可以发现中国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与世变同步，也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在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一批熟悉中外历史、文化，对国家和民族有着深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社会科学研究，将自己的事业，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用自己的笔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现实斗争，为本世纪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诞生和成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中间的另一些人，继续在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奋力耕耘，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创造和智慧，推动着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立言，为中国新文化的成长和壮大立心——他们都无愧于本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卓有贡献的战士和学者。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当代学

China

术研究事业的资料积累、搜求和建设方面，却是重视得不够。以文学创作来说，对于在当代文坛上有所影响或贡献的作家，许多都出了研究资料汇编，以为开展研究之资，这无疑是必要的和应该的。但与此同时，对在学术研究方面甚至有大的影响和贡献的学者，却很少有人注意及此，这又是不应该的。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推广，固然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令人欣喜；但随着商品大潮的冲击，社会科学则又受到了一些不应有的冷落，这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人们庆幸的是：我们一部分有思想、有战略眼光的社会主义出版家，如山西人民出版社，在自己的出版事业中，眼睛不只是紧紧盯住经济利益这一点，而是能够重视社会科学在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中的重要性，怀着深切的社会责任感，给予学术事业的发展以有力的支持；不仅拟拨专款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而且，还准备有计划地进行学术文化资料方面自觉地积累和抢救工作，出版一批在我国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老学者们的传记、回忆录一类著作，使他们一生中所积累的宝贵的学术文化史料，能够公之于世，传诸永远。这一工作无疑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于学术文化的建设，是一项富有战略性的举措。

这就是这套丛书编辑的缘故和目的。

这是意义深远，而又动手太晚了的工作。进入选题，我们就感到了它必然要留下尽多的遗憾，一批造诣很深、硕果累累的学者，已经先后作古，身归道山；也有不少学者已经失去了撰写、甚至口述的能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力。如果在10多年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情况无疑要好得多。但是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抢时间来做这一工作，我们将会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更多、更大的遗憾！

这套丛书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回忆录的内容包括家学渊源、师承关系、学术交谊和经历、学派成就及变化，以及重要学术观点及年谱等等。文字要求平实朴素、言之有物，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一批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既可以从中寻绎出当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经验，又可以为未来学术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编纂这套丛书的信息发出后，很快受到了各方面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们普遍而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咸认为此举颇有意义，这是不能不使人受到鼓舞的。祝愿它的成功。因为它为我国当代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批珍贵之史料，足以成为当代和后世研究之资。是为序。

1997年7月30日于北京燕远楼

China

自　序

暮春的飞花，晚秋的落叶，如任凭造物者的惯例去安排，则只不过为大地增添了几许泥土而已。但如果由于气流的变化，则一阵微风，飞花往往会连成色彩缤纷的飘带；一股狂飚，落叶往往会旋成拔地而起的金字塔。这一切，都是气的造化，力的旋律。

记得是改革开放后的 1988 年的春节前夕，在清理旧书时，我发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惟一幸存的两部线装书：一部是《说文解字》，一部是《楚辞章句》。封面都留有旧时的短短题记，前者是购于日机袭击西安之际，后者是购于执教贵州大学之时。由于 1988 年学术界早已解冻，人们的思想也有了活动的空间。当时我抚摩着这两本旧得发黄的书，浮想联翩，回忆起不少往事，也连及到种种现实。于是执笔写下我的第一篇散文回忆录《无名书屋话沧桑》。写完之后，好像内心深处有说不出的舒畅。

China

2

当时我执笔的动机，除了自我抒怀，并无其他任何念头。适孙儿序波由黔来蜀，读之大喜，几次劝我投给刊物发表。序波的心情我是懂得的，他爱读散文成癖，也发表过一些小品。这时他发现年复一年板着面孔写学术论文的爷爷，竟也写起了散文，不仅有引为同道的亲切之感，也有奉劝我换换空气、松松脑筋的关怀之情；当然我一生的坎坷经历，作为孙儿，也很想要我留下一点痕迹，作为后辈的纪念。总之，孙儿的想法，有孙儿的道理，这是很自然的。但我作为长辈，不知怎的，竟也接受了晚辈的提示，并由此引出了我生平的另外一种生活情趣。这也算是学术界的一段韵事吧。世人都说，长辈应为晚辈引路；我看未必尽然，晚辈也未必不是长辈的先行。此后，孙儿序波的那张瘦削的面孔，经常在我眼前浮动；然而他却永远是那样谦逊而沉着，没有丝毫自以为是的味儿。

所谓第一篇散文，我终于在序波已回贵阳之后，把它投给了天津的《散文》，序波不知此情，竟同时也从贵阳把副本投给了北京的《散文世界》，结果两刊都发表了。一稿两投，理不应当，但事出有因，造成错失，我内心一直歉然！好在他们两家也都未见责怪，而且《散文世界》的《编前小语》中竟说："有味的是老学者汤炳正先生所撰《无名书屋话沧桑》一文，其甘苦难分的沧桑感，正是岁月沉积的结果；通过作者的睿智与豁达的滤炼，更别具光彩。"这无疑又是对我这个初学散文的小学生的有力鼓舞。

China

自　序

正由于有上述那一股又一股的消冰解冻的大气流作催化剂，才使我脑海中行将消失的旧事，逐渐连结成一些断章残篇，并辑成这本小集子。

集子的内容很杂，有的曾散见于海内的一些刊物上。但说它是学术回忆录吧，生活琐事又太多；说它是生活回忆录吧，学术气味又太浓。归类非常困难，似乎没有它的立足之地了，这不免使我有点失悔！尤其是在提起“学术”二字就令人头痛、令人感到寒酸的今天，下笔时如果舍得把内心的陈旧积习净化一下，把个人的曲折经历抛却几分，从而把带有诗意的浪漫主义想象作些渲染，不也会使文章略增光彩吗？但我却做不到。这也许是自己那不可救药的个性在作怪吧？然而我那布满荆棘的人生道路，饱经风霜的清瘦面孔，也许被勾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也是颇堪引以自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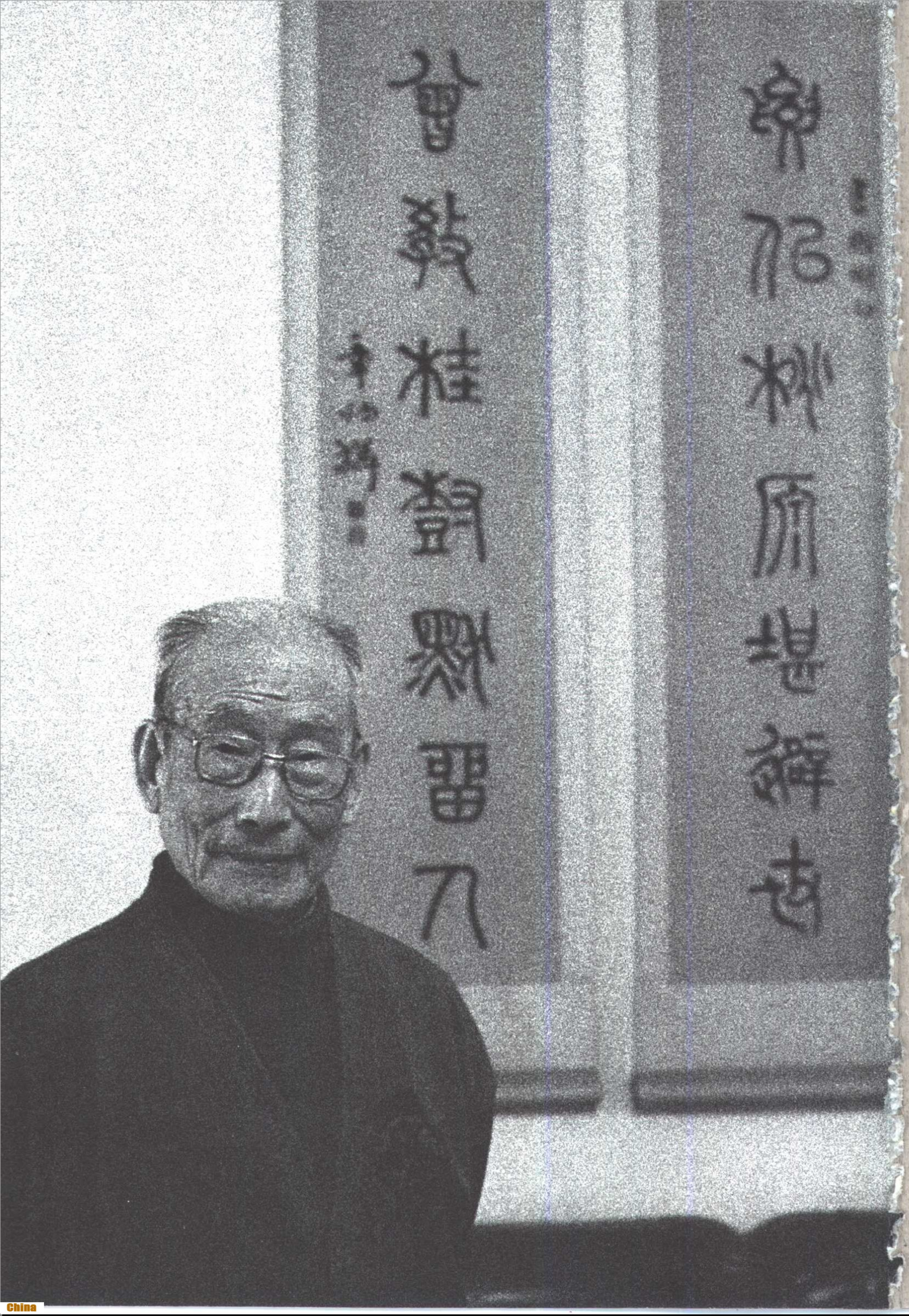
就是这样一本写生簿式的小册子，在还没有出版之前，竟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与帮助。版式筹划，由李大明同志负责；参加抄写与校对的，又有我的老伴潘芷云，学生李诚、熊良智，孙儿汤序波等。所有这些，我将永矢弗忘！

汤炳正

1996年3月21日写于

渊研楼，时年八十有六岁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自序……（1）

童年趣事

失落的童心……（3）
海滨拾趣……（8）
关于“书”的故事……（16）

往事杂忆

我写《彩云曲》的前后……（27）
“孤岛”三五事……（37）
海岳烟尘记……（45）
重过双石铺……（52）
追记“花溪小憩”……（56）
狮子山的最初一瞥……（63）
“劳改犯”的自白……（68）
万里桥畔养疴记……（73）
屈里寻踪……（83）

China

无名书屋话沧桑 …… (99)
龙泉驿看花所想到的 …… (104)

师长友人

忆太炎先生 …… (111)
伍非百先生传与附记 …… (130)
记姜亮夫教授 …… (137)
学术与友谊
——记我与竹治贞夫教授 …… (141)

学术主张

教学琐忆 …… (153)
我与《楚辞》 …… (160)
治学曝言 …… (166)
自述治学之甘苦 …… (173)

附录

学术年表 …… (181)

China

学 海 钩 沉



剑南忆旧 ——汤炳正自述

JIAN NAN YI JIU ● TANG BING ZHENG ZI SHU

童年趣事

China

China

失落的童心

(一)

我母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据说，她跟我父亲结婚之后，两三个月当中，只是做家务，不讲一句话。父亲见到我舅舅，曾问道："你妹妹是否哑子，为何不会讲话?"邻居们传为笑柄。但我从懂事起，觉得母亲是很会讲话的，她讲故事，不紧不慢，娓娓动听。农闲的冬天，在温热的炕头上，她跟我对面坐着，把脚盖在一条被子下；她的手不离针线，我就眼巴巴地听她讲些离奇的故事。夏天的晚间，我卧在庭院石板上乘凉，她就坐在旁边，一面为我挥扇驱蚊，一面指点着天上的牵牛织女星，美丽动听的故事就开始了。

母亲除了讲故事，也往往讲些我孩童时代有趣而又可笑的情景。这些情景，如果不是经她讲述，我自己是一无所知的。因为我听得津津有味，跟听故事差不多；母亲也就经常把这些事情作为讲故事时的插曲：

我们乡下，在小儿周岁的生日那天，除了蒸寿桃、吃寿面而外，还把纸笔、算盘等物件摆在小儿面前，看他抓些什么，

China

以卜小儿一生的事业前途。母亲说：我当时推开算盘，只抓纸笔。这些当然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民间习俗，不过我的一生，确实是死抱着书本不放，而短于筹划生计。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吧。事实上推开“算盘”只抓“纸笔”的路子是走不通的，而我却偏偏坚持到现在。

我们那里，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举行“盂兰盆”会。据说是超渡航海亡魂的。届时男女老幼盛装倾巷而出。我两岁半那年，穿上新衣和虎头鞋，那鞋头上两只虎眼圆圆地瞪着，栩栩如生。我跟哥哥高兴地走出大门，我又回过头对母亲说：“妈，我穿上三只眼睛的鞋，跌倒也不哭，笑当哭！”我当时虽把“两只眼睛”讲成“三只”，连数的概念还弄不清楚；而对前进中的颠蹶却能以笑当哭，这种人生哲学，也颇耐人寻味。说实话，我现在早已缺乏这样的涵养。我一生中在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上，对顺境中的愉快自然是做得到的，而对逆境中的挫折要做到豁达乐观，还是很吃力的。

辛亥革命那年，我不满三岁，在我的记忆中是一张白纸。听母亲说：“我们石岛，那时本是‘乡兵’驻地（实即清兵）。一夜之间，说是革命军来了，只要带辫子的都要砍头。大家吓得忙把辫子剪去；不久又说：‘乡兵’回来了，凡剪了辫子的，抓到就杀。又吓得大家东躲西藏。你父曾为此逃到偏僻的山村去住了一年，才敢回来。”母亲边说边摸着我的头说：“你的哥哥当时都留了一条小辫，把辫散开，也不敢出门；你那时头发还没有长起，只有一撮毛，还扎不成辫子，所以并没有受到他们那些苦。”“你为此常常很自豪，好像自己比哥哥格外高明似的。”听了妈妈这段话，我一直纳闷：人为什么要你杀过来，我砍过去？一条小辫子为何会惹出这么多事？后来长大了些才听到有学问的人说：“这就是革命。”

一个人的孩童时代是不能再现的，而且孩童时代又还没有

China

记忆的本能。因而，母亲上述的几段话，对我来讲，是足够珍贵的了。

(二)

人的生活情趣，总是随着年龄而改变的。大人的生活情趣，儿童不会理解；同样，儿时的生活情趣，长大回忆起来，也觉得隔膜得很。记得，我小时最爱跟蚂蚁打交道。只要看到蚂蚁的活动，蹲在那里一看就是好半天。看它怎样寻食物，看它怎样搬家，看它怎样群斗等等。有时看到一两个蚂蚁抬起比它大几十倍的东西，摇摇晃晃地很吃力，我就帮它一把；但蚂蚁似乎并不领情，有时反而惊慌失措，弃物逃走。蚂蚁群斗，确实是个壮观的场面，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它们究竟为了什么而惹起争端，我不晓得；正义属于哪一边，我也不清楚。但如果我发现哪个蚂蚁被咬得招架不住，性命交关，我总要帮它一臂之力；或简直把逞霸者用指头捏死。也许蚂蚁并不知在它之上还有个左右命运的“人”存在；也许会把上述的遭遇看成是“天意”吧。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我对蚂蚁失掉了兴趣；甚至由漠不关心到讨厌它哄抢人类盘碗中的食物。

白田鼠确实很可爱，我跟三哥小时，曾为它付出不少劳力。它是鼠类的别种，小巧伶俐，洁白如雪，生在沙地的草丛中。每当秋冬草枯之际，你会发现它的小脚踏出一条条路径，顺着这路就会找到它的巢穴。你要挖掘捕捉，首先必须用雪白的干沙灌入穴中，顺着干沙的痕迹才能挖到它的老巢。否则挖到半途就会迷了路线，一无所得。它的窝里存放着各种草籽，大概算是它们过冬的食粮。原来它的两颊能包含大量草籽，是它得力的运输工具。我们得到小白鼠，就用一尺见方的木盒喂养起，它发现足够的食粮，很快就会驯服的。如果用细铁丝编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